

張右史文集

十

蘇平社
解學
PDG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一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薰蕕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
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
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
出于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
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捲旗棄
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于

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
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
燦皆斂藏其英華于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
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
謂薰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于林一舉而
盡之以充棟梁桶杙輪輿輶輻巨細強弱無
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
害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
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

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
其意為詩章古文往清麗奇偉工于舉業
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
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
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
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
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
偃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于父母今則
婦子仰食于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

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
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
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
為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
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
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于
口耳者之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
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及身而安之
則行于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

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
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為害不既多
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
人之福也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為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宮始見端叔為
諸生某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
叔罷官四明道楚某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
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過于京師今其再

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退進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某卧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情悵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

見疾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
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々于此何
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
出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予
言為贈行余在交游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
愛于子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
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
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
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

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
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
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
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
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
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
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為脩禦猶今日之信
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
逆悍驚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

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
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
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
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國
中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
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
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憑屯戍單
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鵠
不鳴要非祥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

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
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幾
者語邊事幾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
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
日禁其為樂為今後者不亦難乎夫惟牛醢
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
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
而今燕豆蔬慙終日受享腹猶枵然官吏貧
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

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于為吏不苟于其職嘗主簿于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

崗余舊與之相聞而來黃崗也余方坐事屏
居而熙老獨喜從予游余謂之曰予棄人也
又負罪于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熙老不
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予年老
多病學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
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
惡之不可解如此居黃崗無數月又遷蘄水
亟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予為之不能無言
曰子盍觀于貨乎所搯者愈奇則藏之也愈

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
值有不教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
處終日寂然其隣里莫知也而持盤賣餅兒
日一自搯盤而出自譽其貨歟也十人之
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
值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搯者不
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
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
搯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好學愈勤

樂善愈富為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
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于四海出入紫
闥訏謨黃閣也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為遺行
之言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涕泣告予曰我不幸蚤孤既長而
族人言爾先人名爾昧字爾曰昭父余實用
之而未能言其說子盍為我申言之乎余曰
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旦晦必有明也莫或

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善惡是己為
善于家而受爵于朝車服以旌之名號以表
之為不善于幽而刀鋸斧鉞從之其始也人
莫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子先人之訓子至矣余雖欲言
之何以復加子敬之哉

楊克一圖書序

甥楊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
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奇惟古人有言夢

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為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繭之好圖書幾癖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為求則其夢授於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竒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繭以謂是三十一圖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